



孔子家語卷之五

唐書

禮記

卷之五

困誓

困誓第二十二

柳陽何孟春

註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苦道於願息而

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

恪者敬而無失之意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

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之篇註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事親之難也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之篇刑法寡德之妻言賢也御治也

言文王先禮法於其妻以至子妻子難妻子焉可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既醉之篇言相攝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

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

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墻丘隴宰當

如高貌墳與墳同塞也鬲謂隔絕列子作宰也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子貢同韓詩孔子燕居

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

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

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其休

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盥

指兮乃止播耳不知與特至易遠兮此之謂君子所

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乎亦此意○子路

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樹栽植

手足胼胝胼指勞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韓詩

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遜一作與

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何也孔

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

論語子貢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盡然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是孝在古之
於順辭悅色敬其身以事親而不專於養也

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繆與之衣而繆也雖與之衣而繆也

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網也言雖衣服我網繆
我而下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依子教家

語云人與已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
順欺也皆與此不同春按今韓詩與家語俱作曾不

爾聊無依子教之文王肅所云人與已不順欺也今
今本亦無之揚倅註荀特所見者今無所於考矣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由居荀作孔子吾語

汝雖有國士之力力一國勇之士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

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

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
名也荀併韓○孔子自衛入晉哀五年孔子年六十

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紀年佛胙名子欲往會簡子

使人來聘遂入至河間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
晉以見之也

簡子名鞅犢一作鐸竇犢史記又作竇鳴犢舜華國
語云鳴鐸竇犢則竇犢字鳴犢也說苑作澤鳴犢犢

舜華一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
作慶華

此命也夫子華子書孔子轍環於河嶺而弗濟援琴

之辭子貢子說死作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

犢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

之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此曰麟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蛟龍不合陰陽覆巢破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雌曰鳳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史記大段同劉向新序

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

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

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立不濟此水

者命也夫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

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

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云云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

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

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

鳳凰不翔丘聞之君遂還息於陬鄉魯之陬作槃操

子重傷其類者也

以哀之

槃操琴曲名史記作槃操詞曰周道衰微禮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氣鶴音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

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

息陬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

去葉

反蔡

孔子之宋

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

簡子以甲士圍之

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御以策指

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

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

子路怒奮戟

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鳥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

之惡者乎

世俗之惡好事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勇聞恨之事

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

為咎謂

也則非丘之罪也

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

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

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於不諱窮父路入見曰向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文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暨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德愈也其年當百

○孔子曰不觀於高

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在此則知患而有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身說苑作

所警而可無失矣○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伯玉名瑗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子瑕一史魚患之子魚數以諫靈公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衞

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

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畢一作足禮飯舍於牖下小斂其子從之

靈公吊馬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于西階賓進

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去之新序史魚死靈

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

窳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

又為死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

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論語直哉史魚邦

如矢是也荀卿謂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魚之直見補孔子而不能免

卿之諫論諱其刻矣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子生

曰弱未當能言之時而哲睿齊切皆莊敦敏誠信長

而聰明史記幼而齊循長治五氣五行之氣謂春甲

氣之類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度四方度四方而服

牛乘馬牛任重擾馴猛獸擾馴也周禮有服不

熊羆貔貅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者神農之

虛黃帝所名帝榆罔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

是也阪泉今上谷地命風后力牧常先大

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

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也力

世傳大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

說史記作死生之難播時百穀時讀曰特穀者禾嘗味

草木仁及於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史記迎日推策又旁羅日月星

辰水波上石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

民養生養萬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

謀䟽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任地任其所生也財一作材履時以

象天履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敬事鬼神因制尊卑之義治氣性以

教眾理四時之氣五行之性教化萬人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

北至幽陵幽州地南暨交趾暨及也西抵流沙張掖居延地東

極蟠木蟠木者東海中有山名度動靜之生小大之物史記作動靜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屬服也一作砥礪

宰我曰請問帝嚳黃帝曾孫一名俊孔子曰高辛張晏

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後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也生而神

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史作普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

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脩

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

之訓誨利盜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歷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

迎之過而送之明神鬼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

史作其色郁郁其德其動也時應天其服也土從地宜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

子曰陶唐堯有天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史作伯夷典禮書伯夷不辭

夔龍典樂

書夔為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舜言於帝龍為納言也

凶共工驩兜三苗鯀

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舉所及

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舜有天號虞孝

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以孝聞陶漁事親舜耕歷山陶澤寬裕

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

大命依于二女堯以二女妻舜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舜親戚甚有婦

道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率堯

舊職恭已而已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平

地成巡狩四海書歲十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

適諸侯五載一始書五年巡狩一諸侯來朝者四

日巡狩

也三十年在位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年乃即帝位

也嗣帝五十載代堯踐帝位歷五十年史記作年五

一代堯踐位又三十九年南巡以陟方岳死于蒼梧

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

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以今家語陟方

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

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

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

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

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

九嶷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啓後學之

疑者宰我曰請問禹顓頊之後孔子曰夏后禹有天

敏給克齊

齊疾也其德不爽爽失也其仁可親其言

可信聲為律

語言合乎音律

身為度

行動合度

疊疊穆穆

疊疊不倦

遠意

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

鑄九鼎享上帝鬼神

其惠為

民父母

四海會同六府孔脩而民得其養也

左準繩右規矩

準繩規矩所以為平

直員方

獲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

下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

伯益即臯陶子傳曰與六

師以征不庭

不庭不朝王庭之人也

四極之民莫敢

不服

五帝德篇大戴記有之其言比是為詳然其書今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荆山鼎

湖之証

形章白馬之飾何取於茅茨土墼之庭春故不復補焉史記首卷中語多本於此子長數五帝與

此同

而諸家間有不從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尚象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

堯舜及顓辛太文公所載持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

不錄其非史記皆執易傳為言求嘗舉此相證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

其不可從又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五行各行七

十二日化生長育

其神謂之五帝

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而後

世說者皆為之名字如東方靈威仰南方赤熛怒等殆近於妖妄矣

古之王者易代而

改號取法五行

五行有

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

義也

如以木德王則其次以火也

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

是以大皞配木

伏羲氏木德之君

炎帝配火

大庭氏赤精之君

黃帝

配土

軒轅氏黃精之君

少昊配金

昊氏白精之君

顓頊配水

高陽氏黑精之君

稱指之君已上五帝又與前章宰子問者不同蓋此所
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則是上帝之外又五帝也園丘之外又四郊
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
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峙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
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為之名字
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
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
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
叢聚各據方位有五方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
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
豈可指日星月星為日月乎鄭說怪誕王肅輩却之
以為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
帝信齋揚氏又非之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
無司四時者乎而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言以為五帝

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
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
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為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
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克
乎宇宙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為皇
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帝則其序當
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
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祀而獨無五帝之祭
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帝之制至小
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五行之神者蓋
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五行不在天之
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
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况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
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時則為五星形
於庶微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為五星乎則
五星有禋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
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乎則雨
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
陰陽五行之氣克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
之妙自其統會而言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

分設而言則隨所在而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
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
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
炎帝漢高增以此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
儒者因五時帝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
而增入其說耳

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
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
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勾音鈎正
有芒角也其祀重祀於戶祝融為火正
也一曰祝大也融明之其祀於龜其祀於龜其祀於
其祀於門其祀於門其祀於水正玄水色取水陰而幽冥后土為
土正土為群物主故曰后土其祀勾芒此則五行之主

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亂泛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
行之官名也言但主五行之官五行佐成上帝而稱

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

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天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

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顓頊項氏之子曰黎

昧為玄冥師昧豈即脩熙別名歟顓頊項氏之子曰黎

世本作顓為祝融左傳晉士弱曰陶氏之火正闕伯

項曾孫與此不同闕伯帝嚳高辛氏之子也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為官職該能金為蓐收脩及熙能水為玄冥左傳

蔡墨所謂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者也
黎之為祝融是能火也勾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為后
土也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謂生為上公生則封以
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

死為貴神死則享以貴神祀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公之神

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統各有相屬也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在木家而尚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赤所以問也如木次火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殷人用

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周人以木德王

色尚赤木之次火也呂氏春秋凡帝王之興也天必

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日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

時天先見火赤鳥雉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

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也火者必將水天且

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

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云云其言夏殷周所尚之色

亦與此不同也與此不同殆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

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費魯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未問政於孔子子曰以

嘗肯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

德以法一不可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

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

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

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周禮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子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

命九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之賞凡此實王左右手之任也貳之命遂以德法為銜勒以百

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一無此以萬民為馬

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

也天子御者也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

即不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

無聲而馬應不待呵叱而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

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得於心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善御民

者壹其德法壹均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

之而兆民懷之書曰天命無親克敬惟古之御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冢宰之

官以成道冢宰治也天官卿也掌邦治司徒之官

以成德徒衆也主民衆地官卿也掌邦教宗伯之官

以成仁春於時為首春官卿也掌邦禮也司馬之官以

成聖兵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

司寇之官以成義羣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

司空之官以成禮掌邦禁詰姦隱刑暴亂而日

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

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

下者正六官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

之智盡矣明分以示則踈躋之茲止矣○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

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

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子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斗魁衡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春夏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

音宮商角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黃鐘太簇姑洗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

七七主星日月火水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

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閭闔不周廣風主蟲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

陽故皆卯生齧吞者八竅而卯生禽鳥齧嚼者九竅

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

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海經之類地東西為緯故曰緯南北為

經南北直山為積德土專川為積刑水或高者為生

高受下者為死陰丘陵為牡牡川谷為牝牝蚌蛤

龜珠與月及盈虛得月是故堅土之人剛強弱土

之人柔弱墟土之人大墟墳土之人細沙

勃壤息土之人美息坳土之人醜坳地氣而

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生山林其民毛而方

瘠原隰其民豐肉而多痺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

瘠人多瘠與瘠人苦水所多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

之長羽離宮火屬鳳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者毛允宮金屬麟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甲

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者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

之長鱗震宮木屬龍者角九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

為之長倮一作羸倮中宮土屬也易曰乾之策二百

當期之日周天之日三百有六十開月之時亦三百

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為數

亦如之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魚鮪不恣

不失其各為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

之所吐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
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數通體而為一
人也者豈獨長保而巳哉禮記又曰天地之性
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藏
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
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
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
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
也有九竅昧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說苑凡六
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為畜治平
則時氣至矣故麒麟奮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
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
處不羣居不萃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
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
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
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
頸魚尾鶴植駕鸞思麗化拈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
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
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

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裹抱
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
光備舉光與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
究萬物隨天社象百狀達千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
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
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
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
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
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
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
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陽華華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
王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
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
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
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
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
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
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書曰鳥獸鷓鴣鳳也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
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分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為命劉子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形於一謂之性形著于物程子曰物生所謂命是也

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是故窮則變數盡則復歸于無故命者性之始也受命是故死也魄升而魄降也

始得為人死者生之終也有生之後有始則必有終

矣易原始反終故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無目不

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說苑作不能化故人生

及三月而微照照晴也然後有見說苑作三月達八

七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臙暮然後能見然後能行三年

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

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說苑十六精

化陰窮反陽變陽以陰變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

而齒說苑作女子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齒二七十有四歲而化說苑作精一陰一

陽奇偶相配陽數奇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

此也說苑夫天地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

而與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言云至精化小通大

化者詩云始至矣而懷昏感動觸情繼欲故反施亂

賢者不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

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妹俟我乎城隅愛而不

見揮首踴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公曰禮

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古者媒氏掌

男女自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要

左行三而倚數一說陰陽未生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

合夫婦聖人因豈不晚哉遲也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不是過也遷者至於二矣男子二十而冠禮也義有為

人父之端冠者成人任為人父則女子十五許嫁許

許嫁亦笄有適人之道許嫁則不必其可適人之時

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

女窮夫數也時謂婚嫁之時兩相霜降而婦功成嫁

娶者行焉季秋織紉事畢婦功成也而男子冰泮而

農桑起昏禮而殺聲於此春至故婚禮而殺於此殺

之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有別而後夫婦義故必欲

審而明之夫為妻綱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

者也陽施陰受夫唱婦隨男行女從其理然也是

故無專制之義制也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此其無專制也記郊特牲婦人從夫

也者夫也夫也者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醮之日則父

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也教令不出於閨門禮外也事在

供酒食而已在易無饋遂無閨外之非儀也詩曰無非

無儀酒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

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

無子者為其絕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

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為

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

無所歸也與其經更一作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

也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槩亦出之所得議此

也二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

禮其審矣雖然出之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

德之所絕於人者也此二者惡德之絕於天者其於

義所當絕均也妻道三日奉宗祀也絕於天者其於

二者人之道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

狗私情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

為不當去而欲滅七出為五出者謂野於禮也

微寬之允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順成夫婦交

慎字慎古順重昏姻之始也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後

故君子重之此篇前輩言載于易傳又謂家語是子
夏問於孔子者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而子夏云云乃前所聞山書之章
而今本皆不同矣當俟再考

孔子家語卷之六

郝陽何孟春 註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記仲尼燕居

燕侍終言至於禮注退朝曰燕孔子曰居汝三人者

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隨施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主

然心敬而違於禮則文不副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禮謂夏商尚敬其失也野是也禮謂之給

不中禮謂之逆將恃其力而恃逆爭鬪之事起矣

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子日給奪慈仁樂人給未有能

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也尤惡而特言之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論語師也

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

惠人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爲之節文欲無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

而全好者與領收也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游子曰郊社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祀天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宗廟祭春禘秋嘗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

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鄉飲酒食饗之禮

也

所以仁賓客也燕會以樂實也行五禮皆曰仁者禮

仁如禮何不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馬氏謂郊社義藏於中禘嘗禮陳於外因

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特

言少問而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

門有禮故三族和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田

所取之利獵言所獲之物春蒐夏以之軍旅有禮萬

苗秋獮冬狩田獵事也閱習也

千伍百人爲軍伍百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量鼎得其象象味得其時隨四時之樂得其節淫不車

得其式朴厚鬼神得其饗各款喪紀得其哀情至辨

說得其黨不失人官得其體思職政事得其施合人

士加於身而錯措於前九衆之動得其宜得時措子

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

曰然記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俚俚

乎其何所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所譬猶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一作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妄動耳目無所加妄聽進退揖讓無所制無以裁

節中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

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講武教軍旅武功

失其勢行師制敵之勢王孫滿所謂宮室失其度量

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

加於身而錯於前九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

於衆也祖始也洽合也記仲尼燕是故古之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即前所言見禮之不可斯須去而無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脩身而後發記射義曰射者

禮內志定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其難如此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矣發發
矢射而不失正鵠者書布為正捷皮為鵠鵠舉其惟

賢者乎射可以觀德賢者有德行之人也內於是退
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矍地名蓋觀者如堵墻焉

言圍繞而觀射至于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
正為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延進也在將射之前

於堂西但觀者既衆庭曰奔軍之將奔一作育與亡
國之大夫亡國亡其與為人後者言人死無子宗族

復求為不得入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
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裘名之揚解而語

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旅也語此是也公罔之裘

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始能者耄好禮衰無不從流

俗自潔好脩身以俟死者善道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篤於好禮不變純

禮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年

不有此在此位也在此位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

也終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鄉射

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朱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為司馬

三射畢司馬反為司正監旅酬也子路問與二三子
之為司馬何如舉司孔子曰能用命矣奉教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去聲也夫子因射有感而

也也鄉射易易甚言其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槩指

惡以斥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表之揚鱗但

舉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繼

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勸讓懲備馬

可以與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為甚易行乎射義蓋僅

有存者下有射之為言者釋也云云而此一節載在

鄉飲酒禮義中未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為媿人之

舉孔子溫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

射不已甚乎呂與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

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

非聖人所得我心矣○子貢觀於蜡也蜡歲暮祭名記蜡索

言也得我心矣○子貢觀於蜡也蜡歲暮祭名記蜡索

萬物而索也釋文夏日清祀殿日孔子曰賜也樂乎

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楷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恣飲賜未知其為樂也禮儀

但見孔子曰百日之勞勤終年一日之樂速始飲一日之

可惡

澤訛作以歲豐塲工畢入而特恣之猶恩澤也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張弦弛落弦也久張則弱

文武之為治豈容父勞以憊民而父佚以縱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

酬之以禮反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

生之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祖與天皆吾有

以配上帝郊特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

始也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天垂象日月星辰聖

人則之也則法也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祀天主日配以月

不吉以爲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

也下大報天而主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也也主日者日爲衆星之宗配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

也也記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

其其謂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始郊初祭天其月子

是致天神其日用上辛周人始郊至之日逢辛自後循

取其新潔莫先也穀梁傳以十二月上辛以下辛卜

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以下辛卜

三始郊日以上辛郊特牲作郊之用辛也周之

月則又祈穀於上帝孟春之月蟄蟲開戶是月郊祭

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

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

於南所以就陽位也兆分域丘園丘即泰壇南萬陽

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

之牛角璽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璽后稷之牛唯具

取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事天神之禮必繁簡則

也周尚赤也考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犢貴神也

積未也神記作則神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埴為
完也神記作則神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埴為
之匏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天地自然之性郊特牲
於南郊就陽位也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謂之郊公曰天子之郊其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云云
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
祖廟告於祖廟而行而作龜於禩宮作龜用龜以卜
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于祖為尊祖卜之日天子特
牲作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君臣同
下有以教於下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
戒百姓也命即前誓命百官與祭群臣百姓助祭公
尊故申戒祭之日天子皮弁風具視以聽祭報
於太廟

之示民嚴上也嚴敬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埴反道
泥酒埴掃反鄉為田燭具燎火以弗命而聽上
道易治道塗鄉為田燭具燎火以弗命而聽上
牲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
質裘用黑羔而黼之者被裘以象天周官王之祀天
用白狐間黑為黼文也被裘以象天
龍衮被衮所以襲裘象乘素車貴其質也素車以白
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乘素車貴其質也
也亦尚質義旂十有二游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
天也天子王輅建太常十有二游太常九旗畫交龍
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服衮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郊特牲以日月法天象也服衮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其上也燎之使氣達於天也周官曰實柴則實牲戴
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則謂之饗戴
冕璪藻十有二旒冕制見前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璪

而垂於冕以爲荒也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
十二玉於王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編則
又從朱起則天數也祭之以十二月而被衮以象天戴冕璪
此周制也則天數也祭之以十二月而被衮以象天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按前天子垂象聖人則之云云此篇
大段記所取載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
者穀亂多矣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
天禮之至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大飾大飾具
帝矣不足以饗
帝母輕議禮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

子曰聖人之設防脩禮以貴其不犯也記曰禮之教

邪也於未形使民日遷善制五刑而不用刑官大辟

所以致治也下文謂有其獄而無陷刑凡夫人之爲

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不檢也生於不足孟子無恒

之謂不足生於無度物之耗也由是以上有制度則民

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管子曰衣食故雖有姦邪

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

仁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不孝蓋喪祭之禮者所

以教仁愛也父子主恩喪禮於其遠不敢忘喪祭之禮明

則民孝矣論語慎終追遠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朝謂諸侯見

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義必明則民不犯賜
上有以字乎下有以承乎上義必明則民不犯賜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
上下辨則民志定矣

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強陵弱暴寡相陵生於長幼無序
而遺敬讓惟力是視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鄉飲主於序齒席有上下故雖有鬪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別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塵聚擾雜而失民紀矣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

明夫婦之義也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贊而後見

婦之義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

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無度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刑

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

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

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

矣聘親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使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曰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不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豫塞其源豫防也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罅而

陷之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孟子曰民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三皇五帝之所以化

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書曰明于五

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

教而已使五教既行舜倫益叙則刑自可以無用故

又曰刑則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未篇立論雖不

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註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

後儒妄剛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

折之也 於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於禮不

大夫者刑主於治小人不為大夫設也禮不

下於庶人庶人者禮以治君子不為庶人設也曲禮

曰刑不上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

禮不下庶人 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允治君子以禮

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御猶治也屬如屬

望之屬或作厲漢

賈誼傳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忌不投况貴臣之近主乎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

之鼻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蹠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乘車則下入

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

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又曰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無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 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

曰簠圓曰簋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康也易有坐

曰舍爾靈龜動於欲則失所以為龜矣故云 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

不脩也幕一作箔 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

曰臣節未著不坐罷音軟不勝任者罷廢於事不謂

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

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貴大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

在五刑之域者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聞而譴發

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則白冠鰲纓以

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則白冠鰲纓以

作纓也白冠盤水加劔治之也加劔當自刻也或曰殺

喪服也盤水取頸血造乎闕君門誼傳而自請罪耳君

故示已若此也造乎闕造請室誼傳而自請罪耳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弛廢也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親加刀錐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自君不

使人梓抑而刑殺之也梓抑持頭髮曰子大夫自取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遇猶待也大戴禮此下是曰刑

疏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誼疏之以告文帝戴

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刪取其首二句禮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

今見於曲禮者也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得教使然也誼傳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耻

而臣者不以節行報其上非人類也故化俗定則為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扞敵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士行禮誼九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充故不責之以備禮
也庶人不廟祭徒行無燕見君子不為容禮固不容
於責備也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
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
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
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
殺而王安石反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
而俗而與教也直欲殺戮故老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
成俗而與教也直欲殺戮故老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
說害義之冉有免席猶曰言則美矣未之聞也
大者乎

刑政第三十一

退而記之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刑酷而至政
無所用刑政善不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之以禮有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所謂辟以化之而
耻且格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所謂辟以化之而
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非用刑
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教而後刑王
符論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明而
後幽是以王者則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記疏制壹成
亦必先教而後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是刑體壹成
而不可更變一作故君子盡心焉如也傳曰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不可更之謂也人命先王所重
刑失其平不可以為國君子於刑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其刑有典而或夫
有辟而或失其情則欲明曲直言於公為訟獄必三
訊焉以記作司寇正刑明辟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禮周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訊而三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
世死刑三覆五有指無簡則不聽也三訊焉然後決
覆奏意本此有指無簡則不聽也三訊焉然後決
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附從輕赦從重者難
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者難
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可以出而赦其罪則從重附
從輕則不如後世之所謂失入赦從重則不如所謂
失出矣記此下接凡作刑罰輕無赦未減書所謂罪
凡制五刑云云凡作刑罰輕無赦未減書所謂罪
疑惟輕也刑之可出之人赦亦有罪此所謂輕無赦也蓋
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記此下刑者刑也

云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陳氏灝曰制斷倫理郵與尤同
責也天之理至公無私斷獄者誠能體而用之有罪
責而當誅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
其罪矣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弼教在乎明倫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其罪之輕重情之淺深必
原其心立其義意論而慎測之所以分別之者用以
合其權度也外悉聰明內致忠愛又有以盡其情焉
疑獄況與眾共之况廣眾疑赦之獄眾謂可疑則廣詢之
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
成之惟成獄辭治獄者責取犯史以獄成告於正掌
其公也文書者正正聽之也聽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
士師之屬

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

然後制刑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也刑者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省而後有司

行刑凡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記此

已上並見記王制篇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刑

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命德討罪天也于朝于市所以

之爵人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所得私此殷法也周

之刑人則有爵者于甸師氏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為蜡祭之賓徹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觀門闕喟然而嘆記仲尼之嘆言偃侍曰夫

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治古與三代之英蓋

指禹湯文武周公之得時行道者吾未之逮也未及而有記焉記蓋

知之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以與選賢與能講

信脩睦公於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音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不任事者皆有男有分分女有歸歸貨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有惜貨之心力惡其不出於身

也不必為己有自力之事而非是以姦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公之所謂之大同大

世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家以傳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也於貨則為己力則為人資人而為大人世及以

為禮大人天子而下有封爵者父子城郭溝池以為

固外城曰郭禮義以為紀網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皆禮義以賢

勇知以勇知以功為己以為己故謀是用作而兵由

此起發之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

有過刑仁講讓著明也考成也示民有常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眾殃咎之是謂小康小小

之世先儒謂此老莊之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

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禮本於天之道

文以治人之情禮順乎人之情而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鄘風是故禮必本於天殺效於地殺效也易上天

相鼠篇又禮卑法地列其鬼神禮制於明而可行於幽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

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大道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

已記此下言偃復問曰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

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三代

遠矣周道又為幽厲傷之二王周無道君吾舍魯何適矣周公之國夫魯

之郊及禘皆非禮也皆非諸侯之所得行周公其

已衰矣周公制禮而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後宗

祖嘗與配天之祭矣故郊是天子之事守也行之事

祀宋得守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禮也周公攝政致

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二王不同則魯之難同於

把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

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但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

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

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乎王以下乎然則此

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周尚書洪謨曰詩魯頌閟

宮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魯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

人稱羨僖公郊祀之事初非見出於成王之命也

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狝獨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周大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

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今考之蓋不然昔成王

命伯禽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導周公之猷訓及

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

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借用天

子禮樂其向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

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雩以祀上帝者

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

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眾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比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僭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見帝之僭始於閔僖三十八年書曰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僭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而周公所制之禮蕩然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行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非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牲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僭天子之禮又向乃以仲子而僭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廟上下皆奉其典

典常之禮

而祝嘏

凡祭祀於始嘏

莫敢

易其常法

法記作古

是謂大嘉

嘉祥也

記作嘏夫禮有典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記此下祝嘏辭說云云

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

能記作耐耐讀若能非意之謂非私意為

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能記作耐耐讀若能非意之謂非私意為

也必知其情辟

闕於其義

辟開也開之以然明於其利

達於其患

明達之以其利與患之所在

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必有所何謂人義父慈

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

皆事物當然人講信脩睦謂之人利嘗不

事之所宜也

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求利未得故聖人之所以治而害隨之

七情脩十義情也治情所謂以治人之講信脩睦興

利尚慈讓去爭奪除人舍禮何以治之情與義人之

有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以治情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為重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七情自心而發總而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大洛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現其色也藏而未

惡未動美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窮之是治此情

得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故人者其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天以陰陽五

而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如言天地之性人

為貴人身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謂之鬼神

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

知禮以故天秉陽垂日星輕清上積地秉陰載於山

川重濁下凝而成播五行於四時五行一陰陽也分

王夏金王秋水王冬和四氣而後月生四氣四時之

月生也四氣溫然後燠燠然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

後溫不朝炎而暮凜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四時而

後成也二月成也月之成者歲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三五而一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歲成此言三十日

而月成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未分而

為天地有定轉而為陰陽動靜變而為四時消息列

而為鬼神屈伸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命於人曰降

官人受天命與禮俱生禮固所當奉而行之者也此
原禮之所由生也上言天地四時為禮言也故此身
以夫一天地四時鬼神言之其降曰命則所謂五行
之秀禮自天所有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固非自外
鑠我者也記此下夫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
禮必本於天云云人情上言人情義舍禮何以治之既
人情上言人情義舍禮何以治之既反復推究三
情者故申言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聖人之治人情猶
脩禮以耕之使受教陳義以種之必施得講學以耨
之又常去其本仁以聚之生理遂播樂以安之之味
不可厭也記此下有故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
禮也者義之實也云云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

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

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

肥也脩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齊大臣法

公奉小臣廉守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潤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居有容諸侯以禮相與字小大

夫以法相序不偏下士以信相考久要百姓以睦相

守有無天下之肥也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美

可得而正者大順之謂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俱無
感矣記此下有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云云已上記禮

運篇為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明
仲云是子游作以前有言偃問辭想然耳

孔子家語卷之六終

孔子家語卷之七

冠頌第三十三

椰陽何孟春 註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兗州邾城地隱公名益定四年即位將冠冠者成人之服禮男

冠於首也子二十加使大夫因孟懿子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世子諸侯之適冠於阼階主人

階以著代也顯其為主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

加其有成於阼階而期之以主於客位而崇三加彌

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導引之使喻知

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實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經孔疏二十已直

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呼伯仲也孔疏為是或謂五十為大夫去某甫言伯

仲而冠也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繼

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敬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然於

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踰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周道也云云行冠事必於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

廟也於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用鬱管之酒灌地以降

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鍾磬為樂之節設享奏樂今冠

特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其季武子曰若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反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言

假鍾磬焉傳曰禮也此事可證矣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所不忘示不敢擅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懿子曰

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

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

冠者成人之服未有尊為人君若

而又埃冠以為成人之事者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

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已重

於任成人與人君無殊也其國則已尊懿子曰今邾

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為冠具矣有疑而後

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一作手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如夫子之所言也也

也夏之末造也

言夏末世所為也夏已前其如何記郊特牲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

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主而

夏之末造也繼之以為諸侯象賢也是言天子之元子其

冠猶士禮也何諸侯冠禮之有諸侯世子用士冠禮

則諸侯冠禮如天子之冠禮其必異天子冠者因論諸

世子之冠明矣有自來矣今無譏焉也

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天子冠者因論諸

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天子冠者因論諸

上及事武王崩武王壽九十三而崩崩者上成王年

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攝天子之政以治天下此一本

有明年夏冠成王而朝于祖廟以見于諸侯周公使

六月五月冠成王而朝于祖廟以見于諸侯周公使

祝雍祝宗廟之官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

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

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元大去

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故曰欽若是命欽敬若順

有成六合是式六合上下四方是率爾祖考脩文武

命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

雍曰使王敬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王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

朝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

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

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懿子

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哱夏牧一也

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

樂槃六也哱名出於撫撫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

形制無三王共皮弁素綉素為纓稱冠色也按記綉

所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考

作積則併冠服而言之服十五升布為之白與冠同
以素為裳辟積其要中故曰素積三代皆以此為再
加之冠所以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
自申為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
成禮加冠以厲其心而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
幼少嬉戲墮慢之心而祈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
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不被禮文所以為
成人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上不為既以脩德又
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委貌周道也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臧而不益乎

廟制第三十四

章甫殷道也毋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周道也追皆緇布冠
三如始加之冠也皆白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
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辭毋追猶推也
以其形名之郊特牲此節在周弁殷呼夏收前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
推及於襄公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禮諸侯不敢祖

吾弗知非其大夫意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
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
祖厲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

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分建置立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
數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

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

曰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一墀七廟外又立壇墀各

墀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曰顯考廟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以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

遠廟為祧有二祧自昭穆已遠遷者其主古制祧於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藏於武世室享嘗乃止

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藏於武世室享嘗乃止

不與月祭但以四時祭之先儒不考乎此以辨馬誤

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為二祧止於享嘗而致辨馬誤

矣去祧為壇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為壇

祭而祭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壇必

不然亦去壇為鬼而已李文問太廟堂室之制於朱

子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

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又

未辨乎此去祧去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諸侯太祖始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壇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去祖為壇去壇為壇

高祖之父雖遷土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

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

之於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曰皇考

廟蓋統三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

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為曾祖則為皇考廟始顯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祖去壇為鬼已上說王制祭

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

乃立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

家語為是朱子所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
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
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適的士上士二廟曰王考廟
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蓋統之二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言之二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諸天子上下之士及

二廟土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古者各有
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
是十八間屋今士官師諸侯之中下上一廟曰考廟
人如何要行得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祖禰共一廟祭之朱
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
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閔亞圍

一廟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德當宗故別立
武世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
盡世室周禮達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此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二昭二穆為四新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祫禘弓所
謂祫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略如此今以諸侯之
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
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
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
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
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祫于其班之南廟南廟
之土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
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
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
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者取其嚮明故
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
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
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

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相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廟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右而昭穆爲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左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裕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九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車橋諸侯有所不得爲諸侯之黜聖斷礮大夫有所不得爲大夫之倉楹斷桶士又不得爲獨門堂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不得而殺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與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又曰王制祭法庶士之屬庶人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爲是庶士之屬庶人無廟死曰鬼王制作庶人無廟祭於寢然則死曰鬼者自當祭於寢也庶人生不異宮而死

祭於寢固其宜也已上祭法同或問三年之喪上之同之今廟制則既殊矣孝子之所以求報於先人而有上下間焉豈各親其親之義耶公羊子曰此自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喪祭之所爲分也此自不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也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如封必爲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適遷之主明矣

辯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瑟包犧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有北鄙之聲鄙邊地論語由

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

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中如當中之中樂

雅和樂謂之節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

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養涵養也憂哀悲痛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作不

加乎心不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小人則不動乎體

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亢厲一作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亢厲者溫柔之反微末和節中正者居中之反象肖似也

之感不載於心也溫柔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作不存乎體乃所以為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神農造琴琴本五絃今七絃者周時所增也造南風之詩歌之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南風曰薰風薰和也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叶紆南風之時兮以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叶前

阜厚也豐也南風長養萬物按南風之詩與九子哉同而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抑鄭有未考與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尸子雜說不可取證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

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或乃以為今凱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南嶽端

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于河負書唯脩此故

其興也勃焉勃興起貌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史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其廢也

忽焉忽焉其廢之遽也至今王公以為笑夫舜起布衣積德說苑作而紂含和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終以帝說苑作而紂

為天子好 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說苑作非各

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醜類也

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

六七尺之軀哉言必不得其死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

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由喜

聞過於此可見然見義未真他日仕衛竟死其難哀哉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記

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子無故王不去身此貴玉

之謂也珉石之似王者記作昏為夫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

音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荀作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質色溫潤縝栗而理智也

績與縝同栗堅貌一作理以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也記作績密以栗堅剛而不屈義

也剛直不似義廉而不剝行也剝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

記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以為佩則

向而曰廉而不剝義也叩之其聲似禮也折而不撓勇也摧折之而不撓屈叩之其聲

清越而長叩與扣同越揚也其終則訕然樂也訕絕

樂止如藁木其終訕然樂之息也荀作其瑕不掩

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瑕瑜不相掩似忠者不匿其情也荀作

瑕適也並孚尹旁達信也孚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

於信氣如白虹天也玉之在處實氣上騰如白虹然玉之天也精神見於

山川地也精神發見山川輝也圭璋特達德也璋特達為

於廟朝之上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宰萬民此王之有德也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人之可貴莫貴於道物之可貴莫貴於道也故雖有

珉之彫彫彫飾文采不若玉之章章素質明著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詩秦風小戎之篇故君子貴之也引詩以見君子比德於玉而貴

之也荀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

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剝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

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

君子比情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先王

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為人也此四字竊疑

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詩含美刺而疏通知遠書教

失愚詩含美刺而溫柔敦厚詩教也詞不迫切

也書紀治古廣博易良樂教也樂能和同繫靜精

也政事之迹微易教也易無思無為聖人以恭儉莊敬禮教也禮

心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

秋作於夫子而此亦云教者何也考晉語司馬侯對悼公已有羊舌肸習春秋之語矣又楚語申叔時曰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抑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蓋春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樂易禮之前已有教也詩之失愚失學之者生也務於溫柔敦厚

而不知以書之失誣務疏通知遠而樂之失奢
務廣

良而不知易之失賊務繫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
務恭

和之有節易之失賊
知其縕妄意穿鑿

時中動自紛擾春秋之失亂
務屬辭此事而褒貶過

失不善學其為人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矣記作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

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繫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

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
屬辭比事

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此善學者之有得也
教非

夫則以深窮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主以省方觀

民設教人其國其教豈不各有在乎自詩之失愚至

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經解
天有四時春夏

篇此下云天子者與天地參云云

秋冬記作春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春夏秋冬天之四

時之所有者其用不同而同地載神氣吐納雷霆

於成物何莫而非天之教乎地載神氣吐納雷霆

雷霆即地所載神氣於吐納間見之
易曰雷出地奮又

日雷入地中雷霆屬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

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吐納之謂雷霆之下

蛭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也成物之博如此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聖人德備

何莫而非地之教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天之四時

志兼地之神氣易所謂寂然不有物將至有物將至
有物將至

兆必先福其兆
記作有開中
庸見乎
耆龜動乎
四體禍

至誠前知孟子所謂
天民之先覺也
朱子曰
禮記却

是家語有物詭為
耆欲其兆
詭為
有開
故書
下目亦

似有開上門亦似
兆若說者
欲則又成
不好底意
已

上見記孔子閑居告子
夏之言
此下有
天降時雨
山

川出雲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聖人既為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
云云 覺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意誣奢賊煩亂者蓋殫胎殛刑腐枝敗幹傾者當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顧析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

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節當矜不當

未有能正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

行已期於必達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

於必達哉此記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謂可

速孔子也此曰屈伸豈亦仕止久速之謂耶故屈

節者所以有待乃自守而非有徇於人也求伸者

所以及時謂及時行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受屈

而恥志達而不犯於義進以孔子在衛哀十一年孔

聞田常將欲為亂常齊亂臣田成子姓陳氏而憚高國鮑晏齊大

張國伯高父鮑國晏嬰四族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

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屈節應前言記二三子

誰為使史記父母之國下作國危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

史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云云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其大

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若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

新士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事無考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

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鮑晏等帥師若

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

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

史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

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

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使主孤立而已田常曰善雖

然吾兵業已加魯矣業猶但也去而之吳大臣疑我

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史作按吾請往見吳王吳王夫差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

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私有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史作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左傳襄元年吳王敗越越

王銘為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

史作子待我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為齊且王方以存亡

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

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今

存越元諸侯以仁不窮救魯不絕伐齊威加晉國不

難不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惡

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越絕書子貢曰吊君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

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吊孤之福也孤敢不

聞乎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也越王頓首地首至再拜曰孤少失前人鈎踐父內

不量史作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復

警則死無恨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

內變子胥以諫死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

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亦有子

胥正諫以忠君直言以為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

事者繼訛承太宰嚭用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順

外而為之也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及其殘亂而

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伐之以徼結竟其志激射

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攻

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

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此句又記者之

語者亦必陋至此前吾欲屈節於田常及此聖人所

謂屈節以求其伸語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

豈孔安國之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

所撰次者乎劍一良矛二矛建於兵車長丈子貢不受遂行報吳

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

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後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
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
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
甲二十領銖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
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

公名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

辨同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

謂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

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

章艾縣非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二年

也此齊地至於贏中軍從王胥門策將上軍王子茲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宗接將
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策三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宗郭書華

車八百乘而不歸不返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

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丘縣南黃亭近濟水吳晉爭疆左傳哀十二年公會晉定

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室我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云城七里而軍

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

十二年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已上文記並

日戰國之時齊魯交兵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

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

能破哉四御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

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

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

之初願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

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為則若強

子柳之謂窮人之母以葬其母也無不可為矣若強

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

言哉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為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

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

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

其真也哉好事者為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

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吹聲飾事以誇多耳子

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

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

何以為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為列國之禍而許之

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哉左傳載越滅

吳在衰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與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

時年三十齊侯出田

齊侯景公田獵也蒐苗獮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

折羽為之游車載旌象文德也左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

傳作以弓招大夫

旌左傳作旃以弓以招士詩翹翹車乘招我也方故皮冠以招虞人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

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君子趨之

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趨之

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日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也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孔子覽晉志

晉趙穿弒靈公趙穿弒靈公

趙盾亡未及山而還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書曰趙盾弒其君

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

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弒君謀者偽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已先受意於人欲人之

成乎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詩

風雄雉篇懷思詒同胎感憂也詩作阻盾引之以明已本因思晉國而還乃自胎此惡名憂戚而不解也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趙盾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為史法惜也越境乃免上

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

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即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

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

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數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既長所以

積憾於盾有不在干職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樹黨焉當日之事與彌明靈輒為其耳目肘股不偶然也穿

之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鑿說而記者之妄傳

也○鄭有鄉校鄉二千五百家為學校也鄉校之士非論執

政執國事者黷明欲毀鄉校大夫廢篋字然明劉

按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彼

所議於我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忠善盡心為善不

有益也聞立威以防怨毀校即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左傳作

止然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防決所犯之處傷人必大

防川多以喻防怨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順其勢

之然有害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人為藥石以自治也左傳襄三十

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嚴明欲毀鄉校子產時在位故為是言國語周厲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後行諛明曰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子產之論出於此諛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生襄二十二年於是十歲蓋長而後聞之也韓退之不毀鄉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蓋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雖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傍

達施及無垠於海所以不理 ○鄭子產有疾謂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太叔鄭吉夫曰我死子必為政執政國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玩一作斲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左傳疾數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菑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此狎而玩之則多死之驗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劫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傷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篇汔

民勞甚矣庶幾可少安之人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過寇虐慘不畏明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

來意惜憎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者必然之於猛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兩句亦前詩柔寬而撫之也平

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適詩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綌綏不剛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

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遺

有餘愛在民也左傳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

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為主猛誠罪

所當事夫子不曰施之亂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

不可施則少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

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則暴酷矣之為不過欲

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

乞然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為○哀公

則亦不得為惠人不得稱仁不得有遺愛矣○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益下諸

字下同不祥謂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

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怨身叢棄老而取幼家

之不祥也家道不和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國是日非老

者不教不教訓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風俗流聖人

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天下有必不祥有五

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詩小雅

儀威儀又復也不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
又言天命難恃也益宅不祥衰公怒左右諫不聽
益宅更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衰公怒左右諫不聽
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子
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
衰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聽強諫三不祥也衰
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衰
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蓋一事而
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
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
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
向北向西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
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
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孔子家語卷之七終

孔子家語卷之八

榘陽何孟春註

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論語所謂講而不正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春秋

僖二十有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於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

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
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
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孔子在
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擲三年而不成多功力夫子愀

然曰若是其靡也心乎多矣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

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冉子僕或曰子僕人名曰

禮凶事不豫預先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

之迹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

屬也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時制九十時制

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

衛靈公請復之載其實玉以朝敬叔欲行賂也夫子聞之

與此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

紘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也以組為之自

侯青大旅樹而反站依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

以土為之設山節藻梲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節柱

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賢舉大凡而稱之數其所

在其晏平仲祀其先祖記作人而豚肩不揜豆大夫祭

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一狐裘三十年狐裘貴在輕

而不易其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即其所為則有不

在其君子下不僭上不使上也上不偪下不欲下難為

上不僭上下不福下又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

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於晏平仲曰祀其先人豚肩不

揜豆斝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益矣夫盥與盥固君
子所弗由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
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
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蹙乃立為仲父
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
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
其侈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櫛餅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福者
此論與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孔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齊者取中之義記孔子曰有
也則無過禮禮為其所當為也以苟亡矣斂手足形
還葬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懸棺而封以手懸紀
也已蓋畢即葬不埃盡禮懸棺而封下之無碑
也已無財非儉也人知其禮無其財
人豈有非之者哉備禮哉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
也君子弗行也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為悅是也故夫
上見記檀弓篇此下司士賁告於子游云云

曰若是其貨也心乎利矣喪去聲不若速貧之愈也喪

失位去國喪非欲速貧而曰不不顧害義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厚積不散敬叔以富喪矣

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謝

也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而後循禮施去聲散馬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

也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也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也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

也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

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
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而調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為民制孔子何○孔子在取手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齊齊大旱春饑順成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輟土木馳道不脩人君驅馳車

治祈以幣玉牲禮祭祀不懸樂有鍾磬之懸祀以下

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特牲特豕者特豚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又雜

記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穀梁子曰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塗菑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

鬼神禱而不祀是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哀其本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敬其本也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檀弓上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云云此下為曾子弔於負夏云云在子游問喪具前檀弓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與此同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古書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立

已蒞阼矣而曰未能則以周公相踐阼而治周公攝

幼故未能行蒞阼之事也

相助成王踐履其蒞作之事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行也伯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欲令知世子法也成王有

過則撻伯禽抗世子法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世子

事君親長上之道也記此下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記仲尼曰云云蓋又是一章上言相此言抗世子

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即世

者意不專為伯禽而實欲王知之而興起焉故曰所

以善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無非欲王之成乎

善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

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若迂曲也是故知為人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

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

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幼未

子為臣以事人者而蚤即尊位則不得教之以世子

法矣故抗之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庶

由為人人子為人臣以事人者而推之以為人君之於

君父而使人此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也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今成王

知君道而兼天下而有之則誰以教行一物而三善

之者此所以抗世子法於伯禽也皆得者唯世子而已物猶也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序齒於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

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

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記作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記無此三字然而

眾知長幼之節矣一物齒於學也三善眾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君我君

臨乎我也齒讓以齒相讓也禮然禮當然也世子齒於學則觀之者必眾其不知者問焉而知禮者告之則知之者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亦眾矣

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效之為父子焉學之為

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之教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世子以君父故而執謙於人以諸二之貴而不敢加於人則得之觀感者又不既眾

矣乎此一物三善之唯世子然也成王幼年在尊位

是法不可行矣周公慮其不知為人子者之不可為

人父不知為人臣者之不可為人君不知語曰樂正

事人者之不可使人故抗之於伯禽也

司業父師司成司業此章前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

世子之一有元良有書作人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已上見記

文王世子此下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云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

璠璣君佩璠璣故其卒也桓子斯欲用之以斂贈以珠

玉禮當葬主人有贈玄纁各二不以珠玉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

救焉拜下禮也歷級非禮也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

曝尸於中原也人利寶玉必見發掘也平子逐昭公璠璣肆行非度夫子之止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

害於死者安用之

漢楊王孫將死令子裸葬祈侯止之王孫曰夫厚葬無益於死者靡

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曝骸於中野何異且死者精神離形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財貨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可謂重惑矣其言有見於此且孝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呂氏春秋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奠饋斂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斂譬之猶暴

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左傳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與璫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已

知是懷矣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宰子羔衛士師衛

有崩躓之難魯哀十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

通幽賦注衛崩躓亂子羔滅眉鬚衣冠由也死矣

左傳哀十六年衛世子蒯聃自戚入于衛迫孔悝而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

進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

辟其難子羔遂去子路入及門公孫取門焉曰無入

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

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

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也孔既而衛使至曰

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禮哭師於寢哭朋友於

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

路

寢門外之內夫子哭子路於中庭先儒謂有人弔者

師友之間進之也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

有人弔者

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

既死為衛遂令覆醢

人所醢

惟不忍食之又

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

人衣迷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問乎

由也死矣

補益乎已上見記檀弓上此
下會子曰朋友之墓云云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

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記註如陣戰無勇荒淫失行之類不言卿士舉中以該之

也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擯棄之如後世之禁錮死則葬之以仕

禮但表其會仕而已無爵秩也仕一作士生則擯棄死則賤降詔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以

葬之禮○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塗車以泥為車芻靈束草象人以為死者從衛自夏已有之明器之類也然今人或有

偶謂木偶人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但取象人

形而已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偶人有面目機發大以人

矣故惡其不仁殆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

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

正此謂也記檀弓下篇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

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

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

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

不殆於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逮及

人乎哉設之前奠陳終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彊力之容肅敬

之心皆倦怠矣強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

言倦在外有司跛倚以臨祭倚倦怠之形見也其為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

于階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交戶戶內

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是也陳氏

灝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

此則此日為遺奠有質明而始行事也質正晏朝而徹

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善之也方氏曰

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本始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紂庶入

為王卿士微國名國圻內子爵啓食采於周公相成王

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

為宋公以奉湯弟號微仲啓卒弟思樹仲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一作煬公熙熙生弗父何

何當嗣一作當而讓其弟厲公焉史記湣公而自立

為厲公無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家語

父何為湣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熙煬公熙

公名熙云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于鮒祀煬

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

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

何讓而鮒祀祀之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

理而鮒祀祀亦決無使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

當嗣矣熙立而鮒祀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

其後一作五以孔為氏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

氏一曰孔父嘉一作生木金父木金父生阜夷父

祈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左傳桓二年宋

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日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政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祀孔父嘉為
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
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
據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魯為
邑大夫魯縣東南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
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
子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
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
裔也湯後今其人身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也接左傳襄十年福陽之役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鄆人統扶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
倫武力絕倫可知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

安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

矣遂以妻之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禱於尼丘之山

魯東山名史記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生孔子

此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

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真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

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

載于後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

於關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稟周而素王顏氏異之

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

聖人常臆之所能測者孔子生而首上圩音頂圩

言頂上容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旁高也廣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
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頰均順
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併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
林肯翼臂注頭鼻腋提唇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生
趨下未僕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
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詩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
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讓
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
按先聖四十九表來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
稱名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董之所述者蓋
云備矣然綿書曾載胸應矩舌埋七重及鈞文在手
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
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
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魯東孔子少孤不知其
墓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并
年適梁紇無幾死以少寡為嫌不從送葬不知其

墓處故不告爾言近証矣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讀若也葬殯也記注禮無

今乃在衢故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極行於

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精葬引飾棺

以抑翼此則殯問於聊愛父之母史作聊人執父之

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檀弓上

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指衢路以埃

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

邪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後雨甚至孔子問焉
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
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
事矣曾無與防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嘗疑之
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父遠之

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遠山崩者邪孔子之泣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方但已者墓前其如何勿備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季氏饗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今附注於此

士季平孔子之母喪既統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結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嘗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結之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又因是而緣飾之証益甚矣

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明年魯昭公名使人遺之

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五先孔子卒哀十二年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

○孟僖子病將死昭二十四年仲孫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獲卒

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及正

考父何之曾孫孔子六世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共與恭同史記作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偃俯隨位高下而曲躬有深淺位益高

則身益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

亦見敬謂之墻者指人公門在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余侮饋於是饗於是以餽

余口饋饗之薄者為飲粥饋之厚者為食於是於鼎中也餽口說文寄食也今按餽取塗抹供給意

猶今謂別帛相黏為餽帛之餽言已位高益下不敢奢侈故饋饗於此鼎以養生也其共也如

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不得位其後世必有知能通達之人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孔丘疏云身為大夫乃稱夫子

定其位

知禮則位安

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

說為南宮氏諡敬字

叔又字容字括一名緇

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傲

詩小雅鹿鳴篇

孟僖子可則傲已矣

左傳同史

訛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云云今孔丘年少達其達者與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

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公至自楚後十又七年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

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其召其大夫言之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事而

為年少知禮以求合 ○齊太史子與子與未考疑即年十七之說誤矣

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

漢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

籍孔子之時 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

漢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乞陳干七十餘君適齊及魯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邠邠乎文哉吾從刪詩書刪摘削也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風為雅為頌始三百五
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十一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
其所亡以見在為數也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誌于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定禮
之文凡百篇據今書并序凡五十九篇餘並亡後雖百
史記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獲夏禮所損益曰後雖百
世可知也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理樂論語吾自衛反魯然
吾能徵之矣今禮多散亡理樂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今樂
亡制作春秋後世哉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至隱公下
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疏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能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
辭具有其文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
傳保以為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

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
之餘皆棄而不錄而魯獨言內者誌王法於魯也
讚易道易卦伏羲所作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
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文辭曰
周易孔子為彖傳象傳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
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九
易則彬彬矣
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脩脯也十脔為束謂以
充贄也論語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或者天將與素王乎與當作興素王有德
無位之稱出處見前
注夫何其盛也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作負手曳杖及手卻後逍遙于門道遙縱
適之貌
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喆與
哲同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詩高山仰止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所倚拈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所仗猶拈人為衆人所仰仗而效故也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也子

疇昔之夜疇發語辭昔之夜昨暮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奠薦也

柱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主所由之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賓

由之地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東西階則猶以為

而丘也即殷人也以殷人而夢坐奠兩楹之間非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微之

於世道然也此聖人蓋寢疾七日而終七日天之道也

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云

趣作法孔子沒周姬亡魯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

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鳥飛去

其言甚誕蓋亦好事者為之也已上記檀弓上篇同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門曰賜

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

推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

子夢坐奠兩柱之間子時年七十三矣左傳哀十六

始殷人也後七日卒時年七十三矣

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

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

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

此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宋學士景濂曰

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徵乎爾孔子
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
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
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
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
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
嘗建丑矣書曰惟元祀十有上月秦嘗建亥矣史曰
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
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于丑二月於前歲之
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
而不成歲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為
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呈史曆生以六物古人休祥
當氣會之交同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
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牙齒牙可
也左傳載孔子卒馬遷遵之諸儒又遵之孔子所卒
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
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
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
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
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

七十無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而王應麟致疑於是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
謂今不可考者過矣 ○哀公誄孔子曰周禮卿大夫
衰辭昊天不弔仁覆憫下謂之不不憇遺一老憇強也
也又且也一老謂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屏輔榮榮余在疚榮榮
怙意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我無以為法也記
病也檀弓上篇魯哀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
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
一人非諸侯君兩失之哀三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
所當名也而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果不沒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記作為哈以蔬
於魯也

米三具疏米粳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

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色也桐棺四寸栢槨

五寸飾桐一作廡一作置翼設披周也披極行夾設

崇殷也崇牙旌綢綢練設旒夏也綢練以盛旌旗之

旌旗之莖絲縹布廣充幅長尋曰兼用三王之禮所

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記檀弓上篇孔子之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訣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

去孟子昔者孔子沒二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與此同孟子云子貢獨自後群

居三年而此云六年是通心喪三年言之也

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馬史記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

堂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

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

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

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入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其樹柞枹雜離女真五味薨檀之樹孔子塋中不

生荆棘及刺人草敢附書之今冢前所有壇石及夾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死王肅謂此年數錯設未可詳也按其年

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而論語曰顏
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槨或為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此言孔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論語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

仁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

子稱其孝焉論語孝哉閔子騫人不再耕魯人字伯
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論語伯牛有
疾子問之自

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淮南

子冉伯牛為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

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冉

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

之父不肖不象賢也史
記仲弓父賤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

南面德足以長人在諸侯之治也
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宰子魯人字子我

有口才史記利
辯辭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左傳稱
衛賜字

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左傳仲
尼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

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

也賦仲由卞人卞魯邑戶子曰
子路卞之野人字子路一字
季路少孔子九

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又片言而可以折獄

者其由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今
吳郡有言偃冢字子游少孔子四

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孔子以子
游為習學於文卜商衛人鄭玄
曰溫

國卜商今河內溫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名史記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已

上十人即論語四科之所列者其序並無所索而

著名之云亦本德行言語顓孫師陳人鄭玄曰陽城

政事文學言之嘻其泥矣屬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論語師也又

張資質寬重與於何人所不容曾參南武城人武城

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

子因之以作孝經曾氏實得澹臺滅明姓澹武城人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論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高柴齊人齊敬仰高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也鄭玄曰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

歲史記作四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傳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治鄭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

大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

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

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

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樊須魯人鄭玄曰字子

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弱卑屈意不然其

未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彊識音好

古道史記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

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

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女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
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壑也以有子之彊
識好古道又在聖人之門而不免有所不知也後世
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爲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
賓客之儀閑習熟也論語赤也京幣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也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爲小相馬子曰赤也原憲宋人魯人字子思少
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道莊子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裋以爲塞上
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巡而有媿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此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
爲已仁義之應與馬之飾憲不忍爲公冶長一作魯
也此其清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

人史記作字子長范甯曰爲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

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紲之中事而創爲能忍耻之

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南

宮一名括孟備子之子仲孫閱也魯人字子容以

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洿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公皙克

哀記作齊人字季沉一作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

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

嘗仕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

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曾
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曾
點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欲脩之武子之

喪也會點飾其門而歌若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論
是乎敗禮甚矣何脩之有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論

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會皆言志曰莫春者

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

嘆曰吾與點也浴當作沿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乘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顏繇音遙史記顏回父字季路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父

異時事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

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

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

中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

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

獨存者漆雕開蔡人鄭玄曰字子若一字開習尚書不

未然也

樂仕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

而有勇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

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

今又過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

關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秦商魯人字不慈

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慈按不慈當作不慈左傳孟氏

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慈按不慈當作不慈左傳孟氏

之臣秦堯父嘗輦重如福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為右

生秦不慈事仲尼則顏刻一作魯人字子驕左傳定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八人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也此引之意不相蒙

騅宋司馬向騅也出桓公故曰桓騅行惡牛常憂之論語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棋鄭玄曰魯人少孔子

三十歲梁鱣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

牢一名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

魚一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

十六歲伯虔魯人字子楷一作折少孔子五十歲公孫

龍衛人鄭玄曰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卹蔡人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

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名孺字子

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奚咸史記奚容箴魯人字子

皙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廉絜衛人字子庸公西與

一作如魯人字子之上一作上罕父黑魯人字子黑一作素公

西藏魯人字子尚一作上穰駟赤秦人字子從當作冉

季魯人字子產薛邾魯人字子從一作徒后處一作石處齊

人字里之一作子縣音亶魯人字子象左郢史記作郢魯人

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皙之一作子商澤魯人字子季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榮祈一作期魯人字子棋顏會魯

人字子聲原亢一作抗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作魯人公堅定魯人

字子仲中一作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史記作漆魯

人字子文一作燕級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首

魯人字子乘向井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齊人字子

車石子蜀史記作蜀成紀人秦地字子明御選史記作巽魯

人字子飲史記作子飲施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績魯人字子

周史記申黨樂欣史記作欣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

子叔孔弗史記作忠孔子字子蔑漆雕修史記作修

魯人字子斂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作橫顏相一作相魯人

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史記仲尼弟

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

人而公伯寮子周與馬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

西歲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

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

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後差異史

記類何字用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

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秦冉顏向

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

漢伯王林放申張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

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

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

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

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

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

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

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

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

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

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

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宣字子象禮

記擅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

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

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音之訛耳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
續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崇
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
之潔無申崇之欲是以張為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張今圖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唐宋加封
申黨申張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
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
並祀焉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
大者又况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懸
曾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
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
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
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
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
豈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
議覆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繼陳
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

孔子家語卷之八終

論語戴記之外孔子之言與事無見焉見
於子史百家亦或得其緒餘也求孔氏之
盡者遍閱而詳究焉其幾矣燕泉先生世
有之書無不讀書載之理無不窮以家語
載聖言與其行事也參互考訂深以玉肅
所傳者為得其宗安國之所撰次劉向之
所校定無所於取信又取他書所具者補
其缺畧又以此書之所未及增為外集箋
其下而附其論著亦幾於無餘蘊矣厥似
承矩君綵侍行余得晤於中湘出此見遺

是用梓而行之自孔氏者即此以盡其蘊
則先生所謂就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
地斯善學者之益也如此庶無負於作者
之苦心云

嘉靖癸未子血夏望後閩諸生高應禎謹識



書名	孔子家語
版別	冊數 2
議價	40, 議價章
編號	中字第 445

北京圖書館業同業公會印

書